

劳作的印迹

□邹凤岭

麦子扬花,水稻落谷。劳动的人们,忙碌在飘香的田地间。

劳作的印迹,流淌着汗水,充满了快乐与希望。不远处,小河边,老农卷着裤腿,扶着弯犁,赶着老牛,深耕土地,播下幸福的种子。随着一声声清亮的牛耕号子,原本一汪水田,很快变成了一垄垄整齐的瓦片翻泥,这里将成为水稻育种的秧池田。

父亲早早地将稻谷浸得湿透,盖上稻草,捂出谷种白白的嫩芽。落谷田园,父亲挑着生发出芽的稻种,带着备好的爆竹,还有新蒸的白面馒头,去往小河岸边的秧池田。一路走过,青青的麦地,布谷鸟鸣。跟在父亲后面还有一群孩子,他们去看热闹,更是为得到那喷香的白馒头。

水稻落谷,仪式隆重。父亲放下肩上的担子,在那秧池田陌上,向着太阳,摆好馒头,上好了香烛,燃放爆竹,祈祷风调雨顺。孩子们等待着,等待落谷仪式完毕。父亲将那可口的白馒头,挨个儿分给每一个孩子。那年头,粮食紧张,手捧白白的馒头,小伙伴们一个个喜笑颜开。

落谷生根,阳光和煦。父亲手提装着稻种的篮子,下到冰冷的水田里,踩过烂泥,挥动着手,播下了一粒带着白色嫩芽的稻种。再用细土覆盖,小心地抹平秧池土面。在那池垄之间,留下了一行行父亲劳作的印迹。田地间,散发着麦花与谷种交织的清幽芳香。清晨落谷,乍暖还凉。父亲光着脚,倾注精力劳作,忘却了泥土刺骨的凉,美好的憧憬在心间。

春夏时节,云淡天蓝,空气格外清新。星期假日里,父亲时常叫上我,去往田间从事农耕生产。初入田地的我,跟随父亲的足迹,从老屋子前泥巴路,一直走到田间。一垄垄深翻的土地,阳光下闪烁七彩犁铧。燕子衔泥,飞来又飞去,精心筑巢,不知劳作的辛苦。父亲耘土,我提着母亲珍藏一个冬天种子的黑色瓦罐,在那翻开的润土上,丢下了种粒,喜悦写在了脸上。要不了多时,种子就会在脚窝下的泥土里生根,长出一大片茂盛的庄稼。

小憩间,擦把汗,喝口水,父亲与我一同走向田边的河塘。凝望前方,摇晃的树叶,舞动的

小草,逐浪的禾苗,尽收眼底。父亲说:“花草树木的摇曳,那是风的印迹。”河塘边,清澈的水面,顺着河堤轻轻地歌唱。河岸近水处,弯曲着条条的印痕,河塘的对面,留下断崖般清晰的纹路,那是水浪起伏,拍打泥沙留下的印迹。大自然的力量,永恒存在。我们人类有印迹,而风、水与阳光,也有自己的印迹。它们把透明、流动、穿行与力量组成的印迹,留在了大地,遍及山川与平原。“世间之物,总会留下自己的印迹。劳作的印迹,是世间最美的印迹。”父亲的话,让我从小知道了劳动是最美的人生道理。

古老的村庄,祖辈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走过了多少年。明初,我的祖先从江南迁徙而至,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耕耘已历六百多年。田园故居处,留下了深深的祖先劳作的印记。泥土的村庄,泥砌的屋,泥垒的灶,泥支的床,不曾有过改变。祖父曾经用过的犁铧,父亲接了过来。一代又一代人,翻开泥土的芳香,留下了劳作的印迹。新时代,古老的村庄发生了巨变。当岁月抹过的时候,让变化了的一切都有了变迁。村庄上的后来者,沿着父辈们劳作的印迹,迈向新征程,有了新建树。泥土的屋子建成了砖瓦结构的楼房,泥巴的路建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小车、公共交通往来于城镇村庄间。劳作的印迹,创造了美好,成就了未来。

人生长路,岁月留痕。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劳作的印迹跟随着我的脚步走向前。那一年,我去京城,出席“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典礼,聆听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讲座,给了我无尽可能量。拜谒文学大家,林非先生亲笔题书赠予:“写出动人心灵之散文。”满满的希望,真切的教诲,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座右铭。“写出动人心灵之散文”,感动与激励,让我笔耕不辍。之后,我的散文《艾叶香中寻玉佩》入2017重庆市中考语文试卷(现代文阅读题),散文《剪纸的窗花》与韩愈、唐寅、冰心等古今名家作品同入语文阅读课本《成长风向标》(六年级下)等。劳作的印迹,成果的获得,伴随喜悦与成长。

回望古今路,劳作的印迹,镌刻着人生每一个历程。那深深的印迹,无不在默默注视着过往与今生。劳作的印迹,用双足写下的景图,描绘出了青绿、殷红或紫白的色彩,那是人生最深刻的标记。

作者简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工作单位:盐城市盐都区审计局

我的快乐你不懂

□冷雪峰

年复一年,忙忙碌碌。眨眼间,就在我做部门一把手的当儿,女儿竟已从小学读到大学。我没有参与女儿成长的全过程,但她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子承父业,成了京城一家时报的“码字工”。

记忆犹新的是,那年读初二时开学没几天,女儿从邻近的外市县城中的一所民办名校溜回家,找上门来的老师、教务主任还责怪我们太放纵女儿的任性——“大小也是单位的头,没有培养子女的责任意识!”还好,女儿争气,一所大学的医学院读了一年,嫌人家档次低,退学回家复读一年,又考了个理想中的985大学的哲学系,还到英国读了硕士研究生。倒是我纹丝不动,屁股上像钉了钉子一般,巴掌大的单位一待就是17年,始终没能挪个窝。好在第18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终于因为体制改革的缘由,我又回到我19年前曾经工作过的政府机关,讨了个爬格子的营生。

说是老单位,其实早已物非人更是换了又一茬。算上我刚入职时的办公楼,现在搬入的已经是第三个处所。10层的大楼里,共事过的熟人已经不多,满眼都是些30岁上下的小青年,有的甚至已是部门的头头。

我的分流安置,招惹了一些人的“羡慕嫉妒恨”——

有替我抱不平的。“啊呀,终于把你安排到这个位子,老早就应该是你!”他不晓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机关衙门里哪有我嚼舌的地?况且,我的工作性质也不够格。

有替我委屈的。“好好的单位一把手不当,老了老了,还来挨这苦、受这累!”呵呵,都知道挑担挖沟的苦和累,写字这活更苦——搜肠刮肚,有时候比生小孩难多啦。

有调侃嘲笑的。“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啊!”难怪,同一起跑线,人家虽然已经退到二线,终究是做到副科级的领导。我始终不过是个管理岗位的九级职员,手中曾经的那点权还说没就没了,且就形式上而言,现在做着活依然与当初刚参加工作时并无太大差异。

有挖苦讽刺的。“不是你同领导熟,这把交椅能轮到谁坐?”据说,有段时间,说这话的那位头削尖了想往主要领导隔壁的这间办公室的这把椅子上钻,没能如愿,如今被我捡了个漏。不过,这人话也没说错。现在的领导20多年前就是管我的市级部门一把手,人家对我知根知底。好人,终究不吃亏。

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的。“就这活,一年到头写啊写,一步都不能离得开,倒贴俩钱请我都不干!”也是,手头就那么点工作,到点上班,偶尔还可以提前下班,请个一天半天假,分文不扣,这日子在他眼中自然滋润。

比我晚几年到机关的蓉,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她为我叫屈:“弄这活,大材小用了。”也不忘替我回呛人家:“人有一好!他高兴干,轮得着你们说三道四?”

其实他们都不懂。我从10多岁开始偷偷摸摸写稿投稿,到如今已经快40个年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地区报纸搞学生暑期国庆征文活动,我的一篇散文在竞赛中获二等奖,那时我高一。新世纪到来的第二年,我做了广电部门的头,逐渐的就很少写稿,倒是把单位经营得风生水起,以致我被分流到新单位后,居然还被市里面的老东家上报到省表彰,为我17年爬电杆子的生涯划了个圆满句号。当年一块玩的文学青年,个个也都没闲着,人家的文字早已走得很远,有的甚至成了名家,被学校邀请去给孩子们作讲座;有的写成了个人物,圈子里开到年会,有模有样坐上了主席台。

只有我,原地踏步,文字方面也没有一丝长进。新单位的领导给我落实岗位后,我向领导报告说,我满脑子除了线路和杆子,其他没货。领导当个笑话到大会上讲。写了个东西请领导审核,领导居然在微信中称呼我“老师”。好在我有自知之明。失去的肯定不可能追回来。但是,我官也做过了,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也露过了,又到这年龄,如今的我恬淡寡欲,淡然淡定,只想坐下来,静静地看看书,往肚子里面装点墨水,写写文字。想不到,真有这样的岗候着我——拿公家的钱,过个人写字的瘾。于是,我每天早早到岗,晚上摸黑回家,工作努力,快乐无限。

新单位的保安大哥把我当个领导,每次遇到我都客气着打招呼。他告诉我:你是不乘电梯上下楼,唯一步行着从政府大楼正门上下班的人。我礼节性地向大哥解释:我锻炼。其实,内心一个强大的声音在说:每天从大门上方的国徽下走过,我倍感责任在肩,舍不得辜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世界,能够真正把工作和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喜好,兴趣所在居然就是自己的工作,这是多么幸运而又何等幸福的事!

工作单位:东台市溱东镇党政办公室



资料图